

「蟬」聲

楊祖愛

在「蟬」裏面，林懷民展示了一種風格的轉變。「變形虹」裏那種尖銳的才華與抗議已較為收斂，而代之以較成熟的思想。

「穿紅襯衫的男孩」和「辭鄉」是結構比較緊湊的兩篇。先說那個「穿紅襯衫的男孩」——小黑，由簡捷的鋪陳（exposition），出現在讀者眼前，他是個「太保似的浪兒」，他愛穿紅衫，他髒，他滿不在乎的神情，與那羣「除了死讀書，光會玩」的大學生顯得像個「陌生的種族」。的確，他會給馮老師釘雞窩，還會修保險絲：

「叭的一聲保險絲斷了，一屋子黑，沒人會修。」

「小黑咧着嘴傻笑，露出一口參差不齊的白牙，右腳一挑一挑地玩弄那支破得可以丟進垃圾桶的拖鞋，活像他真的行得不得了，真的比我們強。」（四頁）

林懷民適時的借用了彬美的話，道出了他要表達的意念：「看多了你們這些自以為了不起，裝模作樣的臭男生，倒覺得他很可愛，要笑就笑，自自然然的……有時，我覺得像小黑這種人才是真正正正的在活着，不像我們——」。

小黑的確不同，他認為如果不愛讀書，只是看人家唸，自己也跟着唸，又算什麼？他喜歡自由自在，他喜歡臺北，因為臺北讓人覺得「只要你肯拼命苦幹，有一天，你也能有那許多東西，許多錢。」這是一個悲劇英雄的個性，他執着於他之所好，他不惜付出代價爭取理想的實現，和那些成天在作夢，不曉得自己畢了業要作什麼的大學生，是

談林懷民的蟬

王牧之
孫瑋芒
楊祖愛

鮮明的對比，可以說，他仍然持續着「變形虹」中的反叛精神。

這兒，林懷民成功的利用大學生的夢癡托出小黑的理想，小黑是有自我觀念的，他愛穿紅襯衫，因為：

「憑什麼就要穿得和別人一樣，穿得討人喜歡？……衣服是穿着叫自己快活。我喜歡紅色。紅衣服讓我感覺到自己，走進人羣中，還認得出自己；鮮紅的顏色提醒你，你還活着，要幹下去！不要睡覺！」（一四頁）

小黑有個希望，他要賺部摩托車。早早的，林懷民就下了伏筆：

「車聲中斷，小黑睜開眼睛：

「『你會騎摩托車嗎？』」

「我搖搖頭，不願告訴他，連試一試的念頭也從未有過，看看報上那些騎士喪生的新聞已够令人心寒。」（一五頁）

小黑表演空中飛人的插入，是個不小的懸疑（suspense），是在佈置他大無畏的敢死精神？接着小黑敘述他那沒有譜成的初戀曲，是在表現他獨來獨往，不想定下來的心？這二者如果出現在他想買車之前，將加強車禍之來臨給予讀者的震撼力。雖然這兒有一個機動結局的伏筆：「小黑把煙蒂往外拋，一滴紅殞失在漆黑中。」（二五頁）但接在二段冗長的敘述之後，失去了本應產生的悸動。

後來小黑摔車了，林懷民寫着：

——有個人，有個人有那麼件紅得像火的襯衫……（三一頁）

他好像在告訴我們：

有個人，有個人不像我們一般大學生徒具空想而缺少勇氣。

那個人，那個人爲理想而奮鬥，他無拘無束。

但是，但是，這一類太少了，他死了……。

在「虹外虹」裏，經由意識流（stream of Consciousness）的手法，在炎夏午後思想自由流動的混沌之中，表現作者對死的看法：

「死難嗎」？風低低地呼叫。

水波柔柔地拍着岩壁：

「不，我想挺容易的。」（四二——四三頁）

後來，他溺水被救起，經過死的嘗試，他在矛盾之中，看到「遠山的那道彩虹仍一清二楚地浮跨在蒼茫的暮色裏；虹外不知何時，又加添了一道不十分完整，却也七彩分明的新虹」。（五七頁）若說生命如一道彩虹，這就是新生的希望了。剛死過一回，要借此擺脫生命所一向加予的重擔，擺脫世俗之羈絆，希望着虹外那道新虹的完美。但是他在換下泳衣時，仍然「機械地套上襯衫。扣上皮帶。再把皮帶鬆開，把襯衫下擺塞進褲裏，還把擠在小腹上的下擺拉平，扯到腰邊」（五九頁）生命本已受了太多的羈絆，而這新生仍然是不完整的，他那份慌心的餘悸在煙霧中溶失，代之而起的平日如影隨身的落寞和無聊。

這篇文章很細緻，却失之繁瑣，可統歸爲三步驟：一、悠閒的夏日午後之遊，死的觀念閃現腦際。二、身歷其境，三、回活後的茫然。就其結構來說，先划船、再游泳，拍子拖得長長的，如不細細品味，將不覺其美。比起「穿紅襯衫的男孩」及「辭鄉」來，它和「蟬」一樣的鬆鬆垮垮。

「逝者」，用剪接的技巧將大表哥及戰友尤景欽的死，交織在喆生思想裏。二件事情，雙線並進，交錯的在眼前溶入溶出，淡出淡入，用得多了，讀者有迹可尋，看得平順，亦失之單調。好像一部電影，用的是同樣技巧的鏡頭，就有點像看幻燈片。

還有，親近的人死了，是很引人悲傷的，不過文中「哭」類的字眼用得太多，反而沖淡了悲傷的情緒。儘

管作者用其駕馭純熟的文字，將句子作了婉轉的修飾，但是如同歌仔戲裏，敘述者一個勁兒的哭，表現出過分的感傷 (sentimental)，使得讀者心理上反而產生了超然感 (detachment)。

當然，如果不用「哭」字，林懷民一樣可以將哀傷表達得很好：

——「你該歇一下了！」老班長說。

喆生茫茫然看着老班長和他身後的擔架，牽滿血絲的眼睛眨了眨，身子不動。「老弟……」老班長半張嘴，嘆嘆氣，搖搖頭走出去。(九〇頁)

——喆生搖上車窗，手放在腿上，直直坐着，雙眼一眨一眨望向面前……高樓大廈遭雨染得灰撲撲，雨刷又將那些灰塵打了綳。台，分……合，合，分……分，合分分合分分……(九八頁)

這份失去親人的茫然，確能引領讀者進入他過度哀傷而麻木了的心靈，只可惜這種同一 (identification) 的情緒被喆生大量的淚水沖淡了。

在這兒，林懷民對死又提供了新的淡然：

「別傷心了，人已經死了，再想也沒用……就當他沒死，只是不能回來，像過去二年一樣。」(八二頁)
「幾個人把景欽放進特大號的忠靈袋。喆生慢慢拉上拉鍊，在鼻端停了一下——是的，他只是睡熟了！」

(九二頁)

這種抗拒死亡的永別性，將死的觀念昇華了，英國詩人 Thomas Gray 在他的墓園詩 (An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 Yard) 裏形容鄉老的死也有同樣肅穆而寧靜的氣氛：

Each in his narrow Cell for ever laid,

The rude Forefathers of the Hamlet sleep

因此，第二天，喆生仍如往常一般的生活，「看來似乎與平日毫無兩樣」。這個結語乍看與前頭的意味大相逕庭，而且來得突然，但若能體會這種視死亡如熟睡了的境界，這樣的結束是有深度的。

「蟬」分成上下部，細緻的描寫着大學生那種自認瀟灑却幼稚十足的生活，林懷民的文字靈活，想像力豐富，令人佩服。因為寫的是大學生，所以說的也是「大學生口語」，這和「辭鄉」中的「臺灣話」是二個特色，把握得很巧妙。

不過好端端的話說着說着，英文單字就來了，越來越「洋」，英文短句常常夾在話中溜出嘴，林懷民在借此表達他們的「時髦」？畢竟這些滿口半吊子洋文，成天泡野人，打保齡球的女煙槍、及吃敏感藥的年輕人，是大學生的極少數，這些崇洋者的經過刻意修飾，而使之看來「瀟灑脫俗」的外型，實在不可愛。這使人想起十七世紀英國王政復興（Restoration）時期興起的風俗喜劇（Comedy of manners），專以走在時代尖端的時髦人物之間散生活故事為題材，不過那種戲劇是含着輕諷（irony）的，是把時髦人物當作笑料來隱射的，而在「蟬」裏，似乎並不含有這樣的作用，只是表達他們的盲目趨附新潮流，用頹廢的生活來反叛社會的舊傳統，及社會對他們的不關心（陶之青的媽媽成天打牌），這篇文章裏，反叛的精神已不若「變形虹」中那麼強了。

「蟬」上下部將結束時都出現的若隱若現的蟬聲，似乎代表年輕人的心聲：

「那縷蟬歌，夏夜實際的螢光一樣的飄忽。遼遠而切近，陌生而熟悉，那麼纖弱，又那麼清晰。忽然斷了。過一會兒，又飄了出來，在夜西門的喧囂中，猶如一條細細的蠶絲，發着微渺的幽光，徐緩而堅韌地，由一團亂線中抽出，愈抽愈長。在空間纏纏綿綿，迴繞不休；像一隻小提琴的弦音，扶搖直上，超凌了整個交響樂隊的聲浪，徘徊在一段慢板上，哆嗦，戰慄着……」（一六一頁）

但是這微弱的心聲，在人潮洶湧喧囂中，不關心的人是聽不到的。

林懷民很敏感，很玄秘的把握住這根游絲，譜成這首蟬歌。表達大學生慵懶的生活時，結構顯得鬆散，使得這縷蟬歌，一如在萬頭蠡動的西門町中一樣的，不易為讀者所感受。

林懷民對色彩的領悟力極強，在數個短篇中，人物衣着的色調都和其個性相映，把氛圍（atmosphere）

潤染得扣人心弦，這個目下多數小說作者所缺的美感氣質，幫助他照亮了他的小說境界。

由「蟬」到「辭鄉」是一大轉變，語言改變了，意念也變了，「蟬」是大學生心靈的虛空所產生對西洋新潮流的盲目崇拜，年輕人的心靈受不到重視而以頹敗的生活作的消極抗議。「辭鄉」則是個回歸，回到中國文化的傳統，作者頭一次從虛無的，西化的浪潮之中，發現亦肯定自己在一個大傳統中的地位，無論其結構及意念，均屬上乘。

「鐵環旋成一串圓影，天涯海角地闖下去，兄弟倆一前一後追着去遠了。蹣跚的灰塵在路面打轉」。(一二頁)

這農村中小兄弟倆玩滾鐵環，却有意無意的替「辭鄉」作了隱喻：舊式社會在演進，興旺的家族遷往城市，即將出國而同老家掃墓的年青人對於家鄉僅剩下些童年的回憶。離鄉久了，反如異鄉人，鄉中的一切，似那麼熟悉，又透着縷縷陌生：

「不知老家的門是否像從前那樣虛掩着。……」

「年輕人縮回手，心中好不惶亂。……三步併兩步趕回來，却發現這兩扇陌生的大門，上面沒有門牌，沒有門鈴，也沒有鎖，推也推不開」。(二二三頁)

一種被摒棄的陌生之感，牽起一絲淡淡的惆悵。

這就是作者鋪陳功夫的微妙之處，他帶領讀者進入一個與前數篇迥然不同的農村世界：鐵環、牛車，老是誤點的小火車，打井水洗澡……。而這個農村也正在進步之中：牛車賣掉了，老家新起了圍牆和大鐵門，行人的木屐聲中混着「苦酒滿杯」和臺北已過時的阿哥哥，媽祖廟旁的小巷子，更是「空氣中彷彿飄飄着廟宇飄出的線香」，經作者生動的潤筆，因此書頁中也彷彿飄飄着鄉村飄出的土香：

「……搭着白布蓬的麵攤，兩個莊稼漢踟躕在長條木橈上，駝着背埋頭吃麵，腰間各繫一條花毛巾，腿肚上沾着黃泥巴……」(二一五頁)

「候車室裏……一隻母雞領了幾隻雛雞在人隙穿進穿出」。(二一九頁)

最活潑的要算戲謔的描寫電影院的光景了：

「收票的女人正拿着麥克風解釋劇情，懷着還奶着孩子。忽地『哎唷』低叫一聲，放下麥克風罵道：『夭壽死囚仔！還會咬人！抱去！』」(二一五頁)

就在這親切的鄉村風光之中，作者用了靈活的筆調把童年的天真滲入讀者心中，因而那逝去的童年生活之懷念與離鄉遠去的思緒，纏成了一團解不開的結，一個懷鄉的結，無形却有力的糾集在讀者心中：童年是純真却幼稚的，故鄉是親切却落伍的；在時間，空間上，二者是必然消逝了，但在心底裏，這却是一星可貴的，永不熄滅的火花啊！而這點火花，被林懷民巧妙的點燃，在讀者心中燃燒，燃燒……

「辭鄉」雖然用的是第三人稱，敘述那年輕人陳啓後的回鄉經過，而實則陳啓後的叔公該是一位主要敘述者，叔公和他的對白中，知道了陳家是鄉裏一個繁榮的大家族，也道出了這個繁榮大家族分散後的寂寞。最重要的，由叔公及啓後二人觀念的衝突中，顯示了這個耕讀人家如何要分散，要遷往都市，林懷民適當的用了對比：

「叔公頓了頓，嘆口氣道：『若不是我這個老歲仔，你們那堵新牆仔再待十年也砌不起來。……新港人早就閒話來閒話去，街仔頭街仔尾擺在講：陳某人在外面事業做得那麼大，報紙也常有名在出，自己底祖厝却放着任伊破散下去……』」

「陳啓後雙手握在小腹上，嚙嚙挺着。邊聽着話，邊拿眼睛瞄住對牆的電視機。一位大頭方臉的記者正侃侃而談：『太空人……豪士頓的科學家……人類的夢……』」(二一八)

在農業社會，修房子是大事，老人家於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之餘，即對此耿耿於懷。而科學已進步至太空船的登月，年輕人受了新知，因而以自滿自豪的意味，以旁觀者的理智，點出故鄉的落伍種種情狀，心中正盼望着不久就要在另一塊大地上看同一個月亮。

因而在終於擠上了火車，由褲袋掏出手帕擦汗，發現那把忘了歸還的老家的鑰匙時，他能淡然的「打開黑色的小皮箱，把鑰匙丟進去，叭噠一聲又將箱子閉閤了」，這就等於鎖了舊家園？結束了老家族？

這一個由舊時代所蘊育的人，受了新時代的洗禮，對舊的，落伍的不屑，却有着隱隱地深情，揮之不去亦無意揮去，造成心靈深處淡淡的激盪，雖然瞬息逝去，却無法忘懷。至於那被鎖上了的舊家園，又待何日再開啓！

由「辭鄉」看來，林懷民已經脫離了那些病態的頹廢的題材，而找到了一條更新的，更堅實的道路。也許這才是他應該走的方向。

聽， 那蟬聲

孫煒芒

你要是看別人畫的東西不順眼就拭掉
畫你自己的

也可以寫你所能想得到的聯話

——蟬，頁一二二

林懷民的小說以異軍突起的姿態出現在文壇，多半刻畫年輕人內心的黑暗面，在「變形虹」這本集子裏，我們看到現代青年的虛無、迷失、墮落種種病態，字裏行間閃耀著天才的火花，充沛著精神分析的暗流。祇是這些人物像是遊魂般的飄渺，他們的生命情境看上去隔了一層煙霧，尤以「安德烈·紀德的冬天」為最，是這一時期作品的總結。經過一段時期蛻變，林懷民從過去的死角跳了出來，高明的技巧，新鮮豐富的語言更能契合他的意念。「蟬」可說是他寫實以後份量最重的一篇中篇小說。